

李渡场上话今昔

□李雍

李渡曾经是我熟悉的地方，当年我无数次光顾过这里。日前跟随达州市科普作家协会采风团，我兴冲冲地踏上这个滨江小镇。

久违了，也失望了。当年繁华喧闹的码头，如今显得有些冷清。那时，除渡河船外，还有顺江往来的汽艇，江中汽笛声声，码头热闹非凡。现在，只有一艘渡船孤零零地趴在岸边，像守望游子归来的老人，落寞而孤寂。

青石板铺就的小镇街道，不见当年那熙熙攘攘、摩肩接踵的赶场人。街面、石梯长满绿色的苔藓，斑驳的墙壁映照着往日时光。偶有倚门独坐的老人，波澜不惊地望着街上难得一见的游人，眼中闪过短暂的兴奋，她是否想起了当年街景的繁华和喧腾？

我忽然想，我的失望情绪是不是错了？为了满足自己怀旧思乡的情结，难道要小镇的人们还生活在过去的日子里吗？理性告诉我，小镇不是衰落，而是变迁。

如今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古老的小镇已不适应生活和生产需要，其冷清便成了必然。

同道中有人问起李渡地名的由来。我不假思索地说，那太简单了，一定是原先码头上有李姓人家，或摆渡人姓李。有人则说，你那说法是想当然，也太低端了。还有高大上？当然有，人家是因李白在此渡江而得名。

哪跟哪呀！李白到过此地？我大为惊诧。

不能因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轻易否定别人的说辞，正如我从没听说过著名作家王小波的老家是李渡镇一样。上网一查，王小波的祖籍还真是李渡，只是他本人没有踏进李渡半步，其父怕也是自学生时代离开后再也没回过李渡，但他爷爷毕竟是这里的人。

想弄清李渡的前世今生，我委实费了一番力气，到底也只能是了解个大概。

全国有好些个名叫李渡的地

方。比较出名的有江西进贤县李渡镇，以产白酒著称。近处另有两个李渡：一是南充嘉陵江边上的李渡镇；二是涪陵长江边上的李渡镇。前两个李渡是否与李白有关，暂且不论。但涪陵的李渡镇是明明白白地记载着，因李白在此渡江而得名。

据史料记载，当年李白走水路到重庆。从九眼桥的合江亭码头或蜀州（今崇州）岷江码头登船，顺江而下到眉州（今眉山）、嘉州（今乐山），在戎州（今宜宾）汇入长江，最终抵达渝州。唐宋时期，成渝之间水路便捷，船只栉比，帆樯如林，舟楫往来。

显然，李白在涪陵李渡停留远比在渠县李渡停留的可信度高，即使不是史实，也是符合逻辑的。到了渝州，顺江而下，瞬间轻舟已过万重山，何苦要逆水而行，耗时费力地到滩多河窄的渠江？

网上还有文章云：据记载，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入川，曾沿着李渡坝古驿道，在李渡码头渡过渠江，李渡和李渡坝因此而得名。这些人还真是锲而不舍，出川不行就入川。入川一说更加荒唐：李白四岁随父从西域碎叶城

入川到老家江油，二十五岁出川后，再也没有入川，那他什么时候入川到渠县李渡？这不是生拉活扯吗？

如果要讲文脉，李渡场对岸的李渡坝更值得追思。钟昌耀老人著文说：走进学校，看见教学区的大厅正中，悬挂着雷鸣远神父的巨幅油画像。后来才知道，雷鸣远是比利时传教士，1901年来华，1928年加入中国籍，曾创办《益世报》，资助策划创办《大公报》，1940年逝于重庆。鸣远中学就是为纪念雷鸣远而建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从东北、江南逃亡的知识分子大批来到大后方四川，距离渠城二十多里的李渡坝躲开了日机轰炸，一批人便来到鸣远中学，使其声名远播。

其实，我们不用借古人、名人来装点门面。大家闺秀固然高贵，小家碧玉或许更逗人喜爱。李渡自有可爱处，大可不必效东施。从李渡走出去的邓礼龙，不是把川汉子品牌做得名冠巴蜀吗？李渡新村错落有致的新居，加上配套完善的公共设施，更适合现代农村人的生活和生产。

昔日的李渡值得怀念，如今的李渡愈加可爱。

我们是在阴晴交替的深秋天气进入五峰山竹海的。

太阳潜于云层，没有露面。稀薄的云雾携带雾化湿气从山顶缓缓流下，被轻舞的楠竹竿和叶片一下一下地轻轻推涌着，以肉眼难以辨识的速度移动，浸透楠竹的缝隙中。不一会儿，竹林已是似雾非雾状态。

从山顶下行，步道蛇行般把行人引向竹林深处，曲折的道路上方，顾长挺拔的楠竹弯腰躬身，互相问候致意，如与隔壁的人交头接耳。两列楠竹形成拱顶，把行人罩护在身下，行人在拱道里顺着梯子漫步。步道两边设有卡通形象，温馨提示行人注意安全。最让人欣喜的是看到一个观景台做了几个醒目的立体字：来大竹我氧你！谐音梗让人忍俊不禁，既幽默又有人情味，彰显了大竹人谦逊友善包容的特质！不绝于耳的赞美感叹声打破了竹林的幽静，鸟儿们扑哧扑哧地腾空飞起，站立远处默默观察，待发现没有危险，又飞回来我行我素。

第一次置身竹海，此情此景，氤氲缭绕的氛围让我有作诗的冲动。虽然我的平仄概念非常糟糕，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我顺口溜出的词句：寻路入幽境，漫行五峰山。篁竹万竿动，轻舞白云天。

后来才知道，不仅我想写诗，很多人都有所思所感所悟，写出了情感满满动人的律诗或新诗。

无论山多高，有竹必有家；不管地多远，有人必种竹。

在中华文化中，竹有非常崇高的地位。农耕时代，生活在川东地域的先人与竹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绊和解不开的情结。人们无

竹动五峰山

□孙静



不在房前屋后种竹子，楠竹、慈竹、水竹、斑竹、罗汉竹，只要有烟火的地方就有竹子。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需要竹子支撑，如编织簸箕、筛子、竹席、竹椅、竹筐、竹蒸笼等。一旦需要，就提刀进竹林，砍一根或多根竹子，划成篾条，去除黄篾部分，留下精华，可根据需要任意编制器物，无须过多考究，以实用为原则。也有心灵手巧之人，把篾活做出诸多花样。彼时，不会篾匠活的男人就会让人诟病。

在艺术层面，很多艺术家用竹子创制各种手工艺术品，鲜活灵动，甚至无人能仿制。更有郑板桥等艺术家把竹子纳入诗歌画幅中，赋予竹子神韵，赞美其高洁纯粹，与梅、兰、菊成为高洁四君子。

如果未见识五峰山竹海的非凡气势和强大的生命力，以及群竹之间互相支撑共同抵挡风雨的场景，学习郑板桥的《竹石》：咬

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，也只能停留在理论背诵层面。深入五峰山竹海，见到一排排楠竹长在乱石阵中，有滋有味地生长，紧紧抓住岩石壁，一点都没有颓废感。这时，我对郑板桥以竹寓人寄托情感的体会，有了更进一步的现实体会。

难怪，竹子在我们的文化中处于高位，竹子的确有值得人倚重学习的品质。

看着五峰山层层叠叠摩肩接踵的楠竹，导游还介绍了其自创的竹筒存酒法：用电钻在生长的竹子杆壁穿一个小孔，再把白酒注射进去，堵住小孔，一至三天后，再在竹筒下端钻小孔，开启上端孔洞堵塞物后，从下面小孔用针管引流，把贮藏的白酒引出来。这时的酒已不是单纯的普通白酒了，而具有竹子的清香味，堪称佳酿良醇！

再设想，如果截取一节湿竹

筒，装上一把米和水，放在柴火中慢烤一些时间，吃在嘴里是啥感觉呢？如果取一个竹根，打磨雕琢成一个竹蒸笼，既是艺术品又是实用器具，还能吃上稀有的竹香饭菜，感觉又如何？

导游带我们见识了竹海的竹王、竹后，二者身材匀称挺拔，直径达60厘米，拔节高，竹筒长，壁肉光洁厚实，真有鹤立鸡群之感，不愧为竹王、竹后。

由此，我理解了大竹县名称沿用至今，是有历史根脉的。史料载：西周久视元年（公元700年），分宕渠县东界置大竹县，以邑界多产大竹为名，沿用至今。

目前，大竹县对竹的利用早已不局限于传统手工编织，已给竹子注入强大的科技、文化成分，研究出独树一帜的竹缠绕技术。利用芯片技术控制电脑，再控制机器生产可以替代传统金属管道的竹管道，形成大规模的科技产业中心。产品不怕腐蚀，容易降解，不污染环境，是全新科技产品，前景不可估量。

我们沉浸在五峰山竹海里，太阳俏眯眯地从云层里钻出来。柔媚的阳光被舞动的竹叶切割成小光斑，随着竹叶摇曳晃动，斑驳的光点洒在游客身上，多了一种迷幻飘逸感，画面萌化出迷离的意境。

在五峰山的微观场景中，竹子的舞动打破了山坳沟谷的静谧，让五峰山充满灵动和激情。竹群的鲜活生长场景，映照出当前社会的蓬勃发展，这不正像我们快速发展的社会大世界吗？只要人人开启智慧，勇于创造，积极进取，让每一个社会构成元素都动起来，前路自然辉煌。